

阅世初

离别

黄媛 湖北省黄冈市实验小学504班

里,他是最疼爱我的。记得我以前最爱吃甜的,爷爷也爱吃,但他有糖尿病,我有蛀牙,奶奶总是不让爷爷买糕点给我吃。但爷爷每次遛弯回来,都会给我带几块萨其马、芝麻酥、甜饅等甜点,献宝似的,笑着从怀里掏出来,大部分都会给我,自己也会留一点儿……他难免会被奶奶数落,但那却是他与我共享的美妙时光。回想至此,泪水已经染湿了一大片枕头。

第二天,家里多了许多我不认识的亲戚,摆上了许多鞭炮,还多了一口棺材。奶奶又哭得撕心裂肺,因为爷爷的遗体要进棺了。亲人们跪在棺材前,哀泣声一片,奶奶坐在地上,双手用力地拍打着地板,大声哭喊着不要爷爷离开,后来她又在众人搀扶下要看爷爷最后一面。许是已经偷偷哭过好多次,我有点面无表情地看着那些跪倒在爷爷面前痛哭的人,心里想着,可惜爷爷看不见奶奶此时的样子了。

第三天,爷爷的棺材要出门了。一大早,明明不是寒冬,却有些冷意。一轮虚弱的残阳挂于天穹,散发出一层苍白的光辉。一种生离死别的伤感再次涌上我的心头,我看着爷爷的遗像。爷爷还在慈祥地看着我。接着,唢呐声,鞭炮轰鸣,烧纸钱的灰尘漫天而起,众人齐刷刷地跪下向爷爷磕头……几个大汉把棺材扛上拖拉机,随后驱车出了门。

我后来听堂姐说,爷爷走后不久,老家大门口他亲手种下的两棵桂花树便开花了。中秋节我们又回了趟老家,一树的桂花清香四溢,大家在桂花树下吃团圆饭,但桌上的甜点却没人再动了。

九月晚上的秋风很冷,仿佛冰刀刮过我的脸。我和妈妈提着一推行李仁立在冷风中,我看到天上划过一颗流星,妈妈说那意味着老天爷又带走了一个生命——是的,我的爷爷,他刚刚病逝了。我和妈妈坐上了婶婶的车,赶往老家。夜色早已笼罩了天际,周围一片死一般的静寂。老家大门口那两棵桂花树迟迟没有开花,零星几个花苞缩着脑袋,仿佛不愿看到它们的主人逝去的样子。

走进卧室,我一眼便看到了爷爷——他脸上盖了一张黄纸,身体僵硬地躺在一扇门板上,头后面还枕着几块砖头。奶奶坐在一旁的小板凳上,无声地抹着眼泪,头发仿佛一夜花白,看起来苍老了许多。我正想要上前去安慰一下奶奶,奶奶已抓住了我的手,沙哑着声音问我:“以后你要去哪儿找你爷爷啊?”我有点儿不知所措地站在一边,安慰奶奶的千言万语堵在嗓子眼儿,一句话都说不出,甚至眼神也闪烁起来。憋了半天,我有点儿哽咽地点了点头,“嗯”了一声,才慢慢离开。

那一晚,我难以入眠。是啊,以后要去哪儿才能见我的爷爷呢?心里越发感觉像被什么堵住了似的,遗憾着自己连爷爷的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。思绪飘回从前,想起最后一次见到爷爷,还是他上个月过生日的时候。他当时虚弱地躺在病床上,我只是简单地问候了他一下,就坐到病房里柔软的沙发上玩起了手机,就连最后的告别都有些匆忙。想到这里,我的愧疚感涌上心头,眼泪模糊了视线。以前我总觉得爷爷唠叨,但在我们这些孙子辈

父亲没有散文诗

郑加奇 广东医科大学药学院2020级

大学时光

“暑假有点想去见习。”我在电话里说。

“看你喜欢的。”父亲还是那句简单的口头禅。

从小到大,每次我告诉自己的想法,父亲说的永远都是那句“看你喜欢的”。而我也因此拥有了各种“特权”。

大家都羡慕我,大事小事都能自己拿主意,可是有时候我多么希望,父亲能替我作一回决定。高二老师通知文理分科的时候,我欢呼雀跃地自己作了选择,同学都羡慕我可以随心所欲。包括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,他也没有过多干涉。

每当知道大家都是各自跟父母一起深思熟虑地讨论着怎么选的时候,我的内心其实很不是滋味,在那样重要的人生岔路口,我感觉孤立无援。

后来临近截止日期,见我还没有主意,父亲漫不经心地提了一句:“报药学吧,女孩子,到时候

毕业出去药房抓抓药,安安稳稳也可以的,但还是看你自己喜欢吧。”

又是那句恼人的“看你自己喜欢”。我又岂不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,但比起这种孤立无援地去面对未知的恐惧,我更希望他能以“过来人”的身份陪我参与这道人生选择题的解析。

最终我选了父亲说的药学。很久以后,我无意从邻居口中得知,那其实是他跑了小村中好几家比较“有文化”的人家后,最终得出的想法,可他还是希望我能选自己热爱的。他说怕自己没有文化,给我指错路。

父亲常说自己没有文化,是在大家嘲笑他上户口时写错我的名字开始的。母亲早早给我取好名字,可是他一意,去那里却忘记那两个字怎么写了,他只能随意把两个会写的同音字填上了。每逢走亲戚,这出糗事就被反反复复地摆上餐桌,成为百

笑不厌的经典。

而我从小就被同学说,一开始看到你的名字时,以为是男孩子。我不敢告诉他们真相。后来再年长一些,父亲几次问我不要去把名字改正过来,我说不。我的名字在当时是很大众的读音,却因为父亲的这出“乌龙”成了特别的存在。我干脆跟别人说,我这个名字妙啊,笔画少,考试都比别人写得快。大家觉得好笑,父亲自己也笑了。

大一入学那天晚上,有舍友挑起了为什么选这个专业的话题。我才发现他们当中,有被父母强迫的,也有的是盲猜它好就业,而且看起来好像不难学,就选了。虽然我渴望父亲也能给我指个方向,但我没有稀里糊涂就随了父亲给的建议。尽管那是他少有的发言。我当然也不是因为父亲只念到小学而质疑他没有文化,我是在无数次大大小小的选

择中,三思而后行,像是一种本能。以至于每条路的过程和可能的后果,我甚至已经做好了每一步规划。

“你看着来就好了,爸支持你。”电话里的他又补充了一句。

我挂了电话。回过头来思忖一番,我想父亲何尝不是在提醒我,要走好人生的每一步呢。

歌曲《父亲写的散文诗》里说:这是我的父亲,日记里的文字,这是他的青春,留下来的散文诗。可我的父亲没有“散文诗”,他总是自嘲没什么文化。

我突然明白,父亲不是没有文化,他是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让我沉淀下来,在不管遇到的题目如何神秘莫测、风云变幻,都能用多年累积的人生公式运筹帷幄。虽然这种方式,他也不知道

是不是正确的,毕竟今生,他也是第一次当父亲。

老师授予我知识,却不能替我答题,就像父亲从不替我作决定一样。我的父亲没有散文诗,他只有一个没有答案的“指南针”,交到我手里,沉甸甸的。

征稿

“校园达人”版现面向高校学生征稿,稿件要求作者为高校在校学生,内容、体裁不限,每篇不超过2000字。来稿请投邮箱:ycwbqc@sina.com,邮件请注明“大学时光”投稿字样,内文中务必留下作者所在院校等详细信息。



19世纪的通草水彩画 广州荔湾发布资料图片



遇见通草画

尹炫熹 广州市第十六中学初三(2)班

青春写真

一个燥热的暑假里,我沿着一条古朴的老街漫步。阳光斑驳,落在青石砖上,煞是好看。突然,我看到不远处的街边在阳光下晾晒着一幅画,我有些好奇,决定去看看。

一张薄薄的纸上描绘着北京故宫冬天的模样,一层薄薄的雪轻盈地落在暗黄色的琉璃瓦上,一只橘猫慵懒地趴在上面。整幅画栩栩如生,尤其是那只顽皮的小猫,跃然纸上。

抬眼望去,在那幅画的旁边我发现了一家不起眼的小店。里面坐着一位用发簪梳起头发的老人,正拿着一支狼毫笔画着什么。小店里还摆着不少画和纸,布置得古香古色。我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,生怕打破了这种清幽古韵的氛围,最后在离老人不远的地方站定。

老人正用笔在纸上轻轻描绘着一朵荷花。一起一落,片片花瓣由浅到深,老人调整着笔法,又

是一顿一起,利落地点上了花心。顷刻间,一朵艳丽的荷花盛开在老人笔下。老人又笔尖一动,一旁的荷叶上又停歇了两只蜻蜓,就像杨万里诗中描述的“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蜻蜓立上头”般,我顿时觉得有一种独属于夏日的清凉正透过画纸散发开来。真美。

老人的动作行云流水,又细致谨慎得像是在雕刻一块玉石一般。直到看见老人停了笔,我才小声询问:“请问,您用的这是什么纸?”

“这个啊,叫作通草纸,是用一种叫通草的植物制成。通草采摘回来后,要沿着它的茎小心地削成薄薄的一片,再制作成纸张,布置得古香古色。我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,生怕打破了这种清幽古韵的氛围,最后在离老人不远的地方站定。

老人正用笔在纸上轻轻描绘着一朵荷花。一起一落,片片花瓣由浅到深,老人调整着笔法,又

了啊?”老人捋了捋手指说:“有三四十年了吧,我们那一代从学削通草制纸开始,再开始学国画、学书法。孩子,你可别小瞧了这通草画,里面的学问可大着呢。”老人的话里透露出自豪。我想,她必定是由衷热爱着通草画,才能在这条路上走了那么久。一种别样的敬意在我心中油然而生。

不料老人又叹了一口气,落寞地说:“只不过,过了这么多年,已经没多少人知道通草画了。”说完,她又提起了笔,认真地开始画下一幅通草画。我看着老人专注的神情,不由感慨起她对艺术的专一与精益求精,也由衷敬佩她这种坚持不懈的匠人精神。

我曾想过,会在这条平凡的老街上,遇见这样一位老人,遇见这神奇的通草画。但就是这一片不起眼的通草纸、一支简单的狼毫笔,却在一起一落间,在有条不紊的韵动中,让我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。

坚持人民至上 不断造福人民

紧紧依靠人民 牢牢植根人民



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